



南非艺术家
用咖啡绘制人像

南非萨索尔堡，当地艺术家伊诺克·米兰格尼(Enoch Mlangeni)用咖啡绘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画像。



宠物松鼠猴
最萌的“医生”

对于前美国步兵卢克来说，自己饲养的松鼠猴不仅仅是自己心爱的宠物，也是帮助他缓解焦虑和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要存在。



大象变“白色幽灵”
原来是防晒

这头“乱入”羚羊群的大白象在纳米比亚草原上的水坑里激起浪潮般的水花，瞬间从灰色变成周身白色的“幽灵”。由于当地气候干燥，大象们喜欢吸取白泥水喷洒在身上，以保护皮肤不受烈日伤害。



英国“学霸”马
创作多幅“抽象画”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专业学生Elodie Poncin决定教小马学习如何画画。她花费了大量时间训练一匹12岁的威尔士混血马练习用海绵和刷子帆布上作画。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日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汤素兰做客“齐鲁大讲坛”。论坛结束后，本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她认为关注当下社会是作家的职责，面对近些年社会普遍关注的“熊孩子”现象，她从儿童心灵成长的角度进行了剖析；面对当下的“超前教育”“教育焦虑”现象，她以自己为例进行了分析。

汤素兰：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 本报记者 赵琳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

还是要像笨狼那样，保持身上的‘笨’，不可以变得‘太聪明’。”汤素兰微微侧头笑着。

阿莲、小朵朵、爱斯基摩女孩、呆头熊……除了笨狼，汤素兰还创作了很多童话角色。她的作品陪伴了中国很多孩子成长，有些被翻译为十几种语言走出国门，在孩子的心灵世界种下了“真善美”的种子。

“一个人在世界上的通行证是‘真善美’。”在汤素兰笔下，故事里每个人物的成长，都是对过去岁月的映射，也是对现在孩子的启示。

“我为什么为孩子写作？”

艾·巴·辛格在回答自己为何为孩子写作时说：为何为孩子写作，可以举出500个理由，他只列举了十条，而第一条的第一句话是“因为孩子读书，不读评论”。

汤素兰说，这也是她为何为孩子写作的理由，因为现在只剩下孩子还在读书了。很多成年人习惯读手机、读微信，从资讯的碎片或者心灵鸡汤中获取精神食粮，阅读变得越来越肤浅化、快餐化、功利化。

“所以，我们要写作，而且要写出好作品，吊住孩子的胃口，让他们从小感受到书籍的魅力，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

在汤素兰眼里，孩子是属于未来的。他们的灵魂住在明日的宅中，而明天是什么模样，是今天所不能想象的，因为明天有无限的可能，孩子也有无限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就像一个母亲，能为孩子做的，是为他准备远行的行囊、结实的身躯，一双能看透风景的眼睛，面对歧路不会彷徨迷失的定力，面对艰难险阻能坚持下去的勇气。

为孩子写作了三十多年，年龄越大，写得越久，接触的孩子越多，汤素兰越发“战战兢兢”。“我无数次感恩命运的机缘巧合，让我成为了为孩子写作的人。因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说到这里，她虔诚地合起双掌，微微低头。

“重阳节后，山里的天气就凉起来了。天也仿佛格外高了。尤其是早晚没有太阳的时候，能在空气里明显感到秋意。然而白天太阳还是温热而明亮的。今天是个好天气。一大早，秋阳便铺满天空，为山山岭岭涂上一层蜜似的金黄色……”

在小说《阿莲》的故事开端，楚地山川风土的质朴风光如同画卷徐展，引人入胜。汤素兰运用诗一般的语言向读者娓娓道来：在贫瘠闭塞的农村，一个名叫“阿莲”的女孩子落生其间。深受落后的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她除了顽强生长，再无其他。“阿莲像一颗种子一样冲破层层阻力破土而出，像清亮的溪流一样在山林间勇往直前，奔向外面的世界。”汤素兰在后记《因为阿莲》里这样描述。

在顽强生长的阿莲身上，有着汤素兰自己的影子。“童年是一个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更是如此。”汤素兰如此说道。

出生在特殊的年代里，汤素兰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当时物质匮乏，除了学校里学习的那点少得可怜的知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课外读物。而年幼的汤素兰极度渴望知识，便将村里家家户户的阁楼翻遍来寻找书籍。“找书看”成为了汤素兰童年最重要的经历，为此她创作了小说《阁楼精灵》以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而在小说《阿莲》中，主人公阿莲求知若渴，憧憬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也正是汤素兰本人的真实缩影。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老人家对于知识的尊重和崇拜。”汤素兰说，小时候，哪怕是识字的奶奶，看到地上有写有字的纸，都会珍重地拾起来抚平放好，不会随意丢弃。有字的纸，从不会像垃圾一样被丢掉，而是如同“祭祀”一般焚烧。或许，就是在那焚烧纸张袅袅升起的烟雾里，汤素兰确立了对于阅读最初的信仰。

“通过童话，世间万物都可以开口说话，都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所独有的魅力使汤素兰深深着迷。于是，她“依样画葫芦”，模仿严文井先生的《小溪流的歌》，写了一篇童话，题为《两条小溪流的歌》。在这篇她最早的作品里，从山谷里流出的左右两条溪流，一条在巨石面前选择绕弯，流到低洼，成为沼泽；另一条却日复一日将顽石穿透，汇入大江大海，抵达更广阔的世界。

迈入新世纪，儿童文学迎来了“黄金时期”。在传统图书出版陷入困境时，童书出版

逆势上扬。面对浩如烟海的儿童文学作品，汤素兰始终如一地秉承她内心所坚持的创作标准，如同最初那条“穿透顽石”的溪流一样，不曾停下脚步。

让真实的生活“扑进”童话

汤素兰是童话作家，是像孩子们一样相信童话的“笨狼妈妈”。但最近几年，这支写童话的笔写出了这样的句子：

“好久没看过星星了。现在，蓝天、白云和彩虹是我的电脑桌面，它们不是真的。”

“如果想到郊外去，得先坐地铁，再转乘公交车。但田野里已经没有油菜花，只有一畦一畦的塑料大棚，为城市供应四季蔬菜。”

这些句子，来自于《阿莲》《奔向绿心》等。这几部“脱跳”了童话创作、颇具现实意味的作品中，彰显出生活的“粗粭”来。她似乎不想给孩子们描绘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因为“直面人生的时候，生活要比我们营造给他们的要残酷、粗粭得多”。

汤素兰选择恰到好处地表达“粗粭”，“将生活撕裂开来，同时给予希望，这是我的作品希望做到的。”

现在都说要尊重孩子，与孩子们平等相待。汤素兰认为，这种尊重和和平，就是并不刻意将生活的真相完全隐瞒。“这两年我写的成长小说《阿莲》，童话《时光收藏人》和《南村传奇》《奔向绿心》，更贴近生活，更贴近普通与日常。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我可能更加强调了童年和中国故事。”

作品《南村传奇》，则延续了对中国儿童原生态成长环境的关切。在这本书里，汤素兰营造了一个心灵上的桃花源——南村。仙游少年、蟒蛇、狐狸女媚以及丁婆婆的梦幻故事深深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两部美国童话《夏洛的网》和《时代广场的蟋蟀》问世，让生活扑进童话是一个新的潮流，也是创作童话的一条新路。然而，现实题材的童话写起来极为艰难。如何将童话的幻想、诗意，将儿童文学特有的儿童情趣、儿童想象、儿童愿景，和我们现实生活契合起来？《奔向绿心》就是汤素兰为之付出努力的成果。

汤素兰说，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阻挡，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当前我们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和内容。她试图打通现实题材和童话幻想的路径，探索表达的可能，关注这一进程中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说起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近几年，频频出现的“熊孩子”现象也引起了汤素兰的关注。她说，“熊孩子”现象往往是家长过分放纵溺爱的结果。“每个‘熊孩子’的行为不一定一样，但是根源都是自我中心。”

汤素兰认为，从他人的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必须要靠生活的实践、家庭的教养。这些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逐渐发展出来的，而从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正确的“三观”，适应社会规范，是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应该注意的。

在“齐鲁大讲坛”上，很多关心孩子教育的热心家长纷纷慕名而来。其中有位家长提到，她总想让孩子在读完一本书后给她讲讲：从这本书中知道了什么道理。但是有些故事，即便是家长自己，也并不能“总结”出一个逻辑圆满的“道理”。对此，汤素兰认为，重要的是孩子从小在阅读中获得了乐趣，觉得读书“有意思”，从而愿意读书、养成阅读习惯，这会受益终生。

面对当前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汤素兰用行动“反抗”，淡然处之。她把孩子从一所重点学校转到普通学校，建议亲戚的孩子放弃高考走进职业教育学校。“或许是我的职业让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呵护童年的纯真与善良更为重要。”

“每一位儿童文学作者都应该有守卫童年的责任感。”汤素兰始终信奉这句话。岁月流转，这个温婉坚定的“湘妹子”用她孩子般的眼睛观察世界，用她的执着的个性，悉心搭建着一个中国式的童话花园。

责任编辑 郭爱凤

一头短发，修剪得整齐利落。汤素兰的面部线条和嗓音一样柔和，笑起来，脸颊边的小耳坠晃动着，闪动的光芒与眼中的光彩交相辉映。她妙语连珠，娓娓道来，每句话几乎都离不开“孩子”“童心”“阅读”这样的话题。

“书是有魔法的，无论有多么远的距离，都能让我们在一起。”

“著名的儿童文学杂志《儿童文学》，它的封面上有句话：本刊适合9岁到99岁的所有公民。”

“老人要读童话，因为时代需要你‘返老还童’；中年人读童话，因为你要重新成长；小朋友更要读童话，因为你正在成长。”

“我坚信，为孩子们写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笨狼妈妈”播种“真善美”

在汤素兰最为流传的作品《笨狼的故事》里，笨狼由于诚实善良，经常上当受骗，它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想做就做的行动力，却经常失败，闹出笑话。然而笨狼却特别乐观执着，不管失败了多少次，还是会兴致勃勃地去尝试，不管上了多少次当，遇到了多少次失败，依旧诚实善良、乐观执着。这个又傻又笨的小笨狼因为真诚与善良，在森林镇里拥有了聪明兔的友谊，在现实生活中也赢得了无数孩子的喜爱。

在书里，笨狼就是真善美的化身。汤素兰希望通过童话，带给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她也因为“笨狼”这一成功塑造的童话角色，被出版界和孩子们叫做“笨狼妈妈”。

“笨狼妈妈”并不好当。汤素兰经常到各中小学和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年均有一百多场。她记得，有次见面会结束的时候，一位老师领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来到她的面前。男孩哭着鼻子说：“笨狼妈妈，你不要让笨狼那么笨，让笨狼变聪明吧，它太可怜了。”

汤素兰替小男孩擦干眼泪，但还是不得不告诉他：不能让笨狼变聪明，因为“笨狼”是因为“笨”才叫笨狼的呀，变“聪明”了就不是笨狼了。为了安慰他，汤素兰说，也许将来

可以写一部童话，让笨狼生一个聪明的孩子。但这个小男孩非常固执，哭个不停。

“我想，他大概是从笨狼的故事里联想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遭遇，联想到家长和老师们总是夸奖聪明的孩子，希望可爱的笨狼能变聪明。他现在还不能理解笨狼的‘笨’的本质。”汤素兰说。

大家都说中国人“聪明”，但在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都明白这并非全是褒义。聪明有小聪明和大聪明，小聪明叫“聪明”，大聪明才是智慧，所以，中国又有一句成语叫“大智若愚”，笨狼的执着和乐观正是它的可贵之处。

《笨狼的故事》是面向低幼儿童的读物。

回忆起这本书的创作初衷，汤素兰说，20世纪90年代初她开始写作《笨狼的故事》，对于“笨狼”究竟意味着什么，并没有清晰的思考，只是看到身边孩子们从一个简单的游戏里就能获得无限快乐，看到他们趴在草地上看一只蚂蚁也能看得入迷，看到他们前一刻刚刚哭过，转身就笑逐颜开……她被孩子们身上的这种活力深深感动。这正是孩子们身上所独有的，成年人长大以后还渴望能回归的天真。在写作过程中，她不由自主地在主人公身上注入了这种精神——它既是儿童生命存在的一种状态，也是成年人渴望永葆的童心。

“当我们一天天变大，一天天变老的时候，

记者手记

岁月带不走赤子童心

□ 本报记者 赵琳

当有人把事情想得过分美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他在“白日做梦”。童话其实就是作家的“白日梦”。童话通过“想像”，使作家能描写一些“不可能的事”，这正是童话的魅力所在。

汤素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做“白日梦”的人。“我会营造桃花源，也关注现实，希望能呵护孩子们坚韧地成长，勇敢地融入现实社会，同时又永葆童心。”

说这话的时候，54岁的汤素兰眼睛里闪闪发光。实际上，在短短的采访时间里，记者感触最深的，就是她温和坚定的态度和语气。面对问题，她给出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种思考和看法，一种视角。她的回答让你觉得，那是一种自然的、下意识的反应，就如同孩童的好奇心一般，对每一个提问者都充满热情、都带来启发。

汤素兰是湖南宁乡人。通常，在介绍她时，加在她名字前面的称谓有一大串：中国一级作家、编审、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每年要到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开办一百多场讲座。她创作的《笨狼的故事》系列作品，《南村传奇》《阿莲》《奔向绿心》等作品，根植于中华沃土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深受读者欢迎。她创作出版儿童文学作品40余部，曾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奖项。

如果时光倒退，汤素兰很难想像，她会走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

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汤素兰到郴州工作。郴州是革命老区，汤素兰到郴州工作，算是“支边”，为期三年，满三年后才允许考研究生。大学时，汤素兰喜欢元明清文学，恰好，在郴州实习时的带队老师黄钧钊的专业正是元明清文学。汤素兰当时决定：三年后，就考黄钧钊老师的元明清文学研究生。

然而命运开了个“玩笑”。三年后，当汤

素兰准备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接到黄钧钊老师的信，说有别的教学任务，那年不招收研究生了。汤素兰没了方向，漫无目的地翻看浙江师范学院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的信息，忽然想起了自己上过的那堂儿童文学课和曾经发表的那篇童话，觉得自己好像跟儿童文学“挺有缘”的。

“既然不能考元明清文学，不如试试儿童文学吧！”汤素兰当即报了名，顺利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湖南省少儿出版社当编辑，业余开始儿童文学写作。十六年后，离开出版社，回到母校专心从事儿童文学教学和写作。

相对于作家的身份，汤素兰“真正”的职业是一名教师。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选修课至今，她任教已有十年之久。

课堂上，汤素兰与学生分享写作灵感，描绘她生活中遇到的、值得书写的事情。为鼓励学生创作，她还将课堂作业布置为一篇原创的童话。每次上课前，她都会及时更新课件，添加一些新的感悟和思考。这样的汤素兰在学生眼中，除“和蔼可亲，认真负责”之外，也是“十分可爱”的。

实际上，汤素兰还拥有民进湖南省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这也促使她不断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现实，“教育焦虑”“熊孩子”“全民阅读”“性侵犯儿童”……多年来，汤素兰不断聚焦当前的热点、难点、痛点，努力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几年前，汤素兰在湖南一个偏远地区调研时，给当地的孩子送去了很多书。有一个孩子看完书都会把它还回来。汤素兰问他为什么，他说怕把书带回去弄脏了。

汤素兰对此感触颇深。她原本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深知一本好书给孩子带来的滋养胜过一切。目前，她正着力于推进“素兰书屋”项目，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在湖南贫困偏远地区搭建阅览室，让农村孩子有书可读。2018年，“素兰书屋”在安化、邵阳、张家界等地

已建成六家。

“我父亲小时候读书成绩特别好，高小毕业后他想去读中学，我父亲的老师、校长和当时的村长都来家里做我爷爷的思想工作。爷爷舍不得卖掉棉田，父亲只好辍学去学木匠。父亲后来特别看重我们读书，就是因为遗憾自己没有读书。”

“我相信童年的力量，相信成长的力量，相信一个孩子本身是一颗包裹了未来一切可能的种子。我们成年人的存在，我们对儿童所进行的教育，就是能激发这颗种子生长的力量，并且适当地提供其生长所需要的营养。”

对现实的关注和了解，反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汤素兰的创作，使得她的作品拥有比其他儿童文学作家更为深广的穿透力和独特的风格。

以汤素兰的最新作品《奔向绿心》为例，这部作品将现实问题放进童话，然后用现实的方式来解决，而见证与参与这个奇迹的主要就是孩子、亲人、同学。将儿童文学特有的儿童情趣和想象与现实生活相契合，表达了对孩童成长、亲子沟通、学校教育等社会热点的思考，以及对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时代之题的期望。

如何在童话创作中有效地书写现实生活、个人生命体验和本土文化经验，一直是中国童话创作的难题。而评论界认为，《奔向绿心》就是这样一部彰显本土文化传统，关注当代人生存状况的书，也是一本传达了汤素兰个人生命体验的好书。

现在，汤素兰保持着每年出一两本书的节奏。在繁忙的讲座和教学中，她时刻提醒自己，要多和孩子接触，多感受童心、多回望初心，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一天天变老，自己还是要像笨狼那样，保持身上的“笨”，不可以变得“太聪明”。

而在记者看来，这看起来不讨喜的“笨”字，正是再漫长的岁月也带不走、再冷酷的现实也冲不掉的赤子童心。